



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

一語驚馬天下

編按：北京演藝集團創作的舞劇《五星出東方》，將在香港首屆「中華文化節」震撼亮相。舞劇圍繞着1995年在新疆出土的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為主題，以曼妙的舞蹈和令人驚艷的舞美設計，講述這個被列為首批禁止出境文物背後的故事。事實上，這個載有兩千年前「識語」的織錦，自出土以來，縈繞的謎團就一直不曾間斷。這塊織錦的主人是谁？如此複雜的織錦是如何織就的？又如何出現在了西域邊塞？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代表的是什麼意思？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多方採訪，將一一為您解答。

▶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和一同出土的「誅南羌」織錦殘片。
圖源：中國絲綢博物館

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講解員排孜來提·圖爾洪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向遊客重點介紹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。
李陽波攝



▲舞劇《五星出東方》劇照

▲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
中國絲綢博物館◀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文創產品
陝西傳真

1995年10月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成立的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，在遺址北部偶遇部分裸露在外的漢代木棺。經搶救發掘，一面保存完好的織錦，出現在考古專家的眼簾。這面織錦不僅靈禽瑞獸具備，其中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幾個繁體漢字，更是令在場的中外專家們無不嘖嘖稱奇。這些繁複的圖文是通過經緯編製的方式呈現出來的，這也從側面為中國漢代提花製造技術的頂峰時代提供了研究樣本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

「這塊織錦長18.5厘米，寬12.5厘米，別看它並不大，但經密每厘米達到220根，緯密每厘米達到48根，而且還是用5種不同色彩織成的。」2022年12月30日，「錦繡西域 華美之疆——新疆文物精品展」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陳列廳開展，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講解員排孜來提·圖爾洪，成了當天現場最忙的人。面對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護臂（複製品）展櫃前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，排孜來提·圖爾洪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着這塊織錦的傳奇。

「這塊織錦為五重平紋經錦，是古人射箭時保護胳膊用的護具，其所用面錦色彩絢爛，非常珍貴。」排孜來提·圖爾洪告訴記者，古代工匠在祥瑞雲氣紋樣間，精妙織出鳳凰、鸞鳥、麒麟、白虎等瑞獸圖案，以及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吉祥小篆文字，顯現出漢代織錦設計製作的匠心獨具和高超技藝。

排孜來提·圖爾洪同時表示，「五星錦」以白、青、黑、赤、黃五色絲線織造，對應「五星」的吉祥語和星紋設計，呈現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的密切關聯，表達祈佑祥瑞的寓意。

據推測織錦還有後半段

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護臂最引人關注的，當屬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這句吉祥語。這出自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五星分天之中，積於東方，中國利；積於西方，外國用（兵）者利。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，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。」與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文字織錦同時出土的，還有一件「誅南羌」織錦殘片。經比對，是從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相同的錦料上裁剪下來的一部分。

「這件織錦護臂是中國古代紡織技術最高水平的體現。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長于志勇2023年在陝西考古博物館出席活動時曾表示，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護臂上的吉祥語文字是中國古代天文星占的術語，其中「五星」指的是水木金火土，「東方」指的是天穹的位置，「中國」在漢代指中原的地域概念。結合史料及其他出土文物，錦文連續應為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……」

五星天象曾有多處記載

水木金火土五星，在中國古代被分別稱為歲星、熒惑星、填星、太白星和辰星。古人認為，五星同時出現於東方天空，即「五星連珠」或「五星聚會」現象，則對中國有利。據《天官書》《漢書》《張耳傳》《漢紀》等籍記載，漢元年十月，曾出現過五星連珠的天象：「漢之興，五星聚於東井」。

若依史書記載和時間軸進一步探尋可知，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吉祥語可能與西漢的趙充國將軍有關。西漢時，生活在甘青一帶的西羌，常常與匈奴聯盟進攻漢朝邊境，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中就記載了西漢王朝討伐西羌的一次戰爭。

根據史書記載，漢宣帝時，先零等羌族部落聯合反漢，老將趙充國領兵伐羌，恰逢五星連珠天象出現，漢宣帝認為是天降祥瑞，於是頒詔曰：「今五星出東方，中國大利，蠻夷大敗。太白出高，用兵深入敢戰者吉，弗敢戰者凶。將軍急裝，因天時，誅不義，萬下必全，勿復有疑。」

有專家表示，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護臂上的這句吉祥語，是西漢中央政府祝禱討羌行動的順遂和四夷臣服，以期「與天無極」，系祈禱祥瑞之詞。「五星錦」銘文與史籍記事相合，把天文、史實和古人的陰陽五行觀念等巧妙融為一體，並且出現在遠離中原的尼雅遺址，深刻揭示了漢朝開拓西域後絲綢之路經濟文化的繁榮歷史脈絡，也側面反映出各民族在兩千年前就進行了深度交流交融，亦生動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和特殊魅力。

尼雅遺址中的意外奇珍



◆1995年尼雅遺址考古發掘現場。



◆尼雅遺址8號墓開箱現場。



◆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出土的情景。

時至今日，提起「五星出東方」漢代織錦護臂橫空出世的那段神奇經歷，多位親歷者，依然用「偶然」一詞來形容。在20世紀初到前中國弱民孱的歲月裏，國外掠奪者在一些西域古國遺址上盜走了不計其數的簡牘文書、樂器、織品等文物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。1995年，為了系統性保護當地的遺址資源，中日尼雅考古合作考察隊決定，對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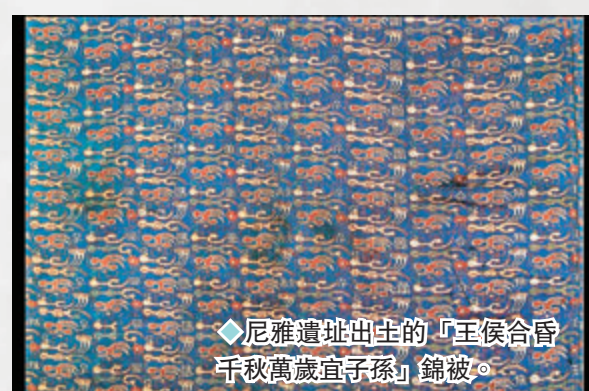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這次考古是在已經被盜挖過多次的遺址上進行的搶救性發掘，考古隊開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。然而在考古轉場時，因一個擋路的沙包，卻意外地發現了後來尼雅遺址中的1號墓。隨着發掘深入，「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」錦被，以及木器、銅鏡、弓箭、鐵刀等文物的相繼出土，不僅讓所有人激動不已、熱情澎湃，也對接下來的8號墓葬充滿期待。

「8號墓的頂部上散亂些木棒和雜草，照相後清除雜草，便見到了木棺頂部覆蓋的毛氈毯，氈毯較厚，其上有花紋，但糟朽嚴重，一觸即破。」2022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，曾參與尼雅遺址考古工作的著名考古學家齊東方教授，對

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。按考古工作程序，齊東方與同事們一起小心翼翼地清掃照相、處理表層、繪圖，然後打開了木棺。

根據後來的考古紀錄顯示，8號墓為長方形夫婦合葬墓，女左男右。男性墓主人年齡約為45歲左右，身高1.6米至1.7米之間，身著白絹套頭長衫、褲子，外穿長袍。其腳下放置有器座、陶罐、木盆、木碗等物，右側則有箭、箭筒、弓、弓囊等。女性墓主人身著棉質長裙，外套百褶邊的紅絹長袍，隨身佩戴料珠項鍊，頭下枕有「千秋萬歲宜子孫」錦枕。該墓葬從未擾亂過，完整顯示着當年下葬時的情景。

就在大家緊張地清理棺內文物時，突然有兩樣東西引起了齊東方的注意，其中一個是用墨書題記的「王」字陶罐，一個是墓主人身上露出的那一點色彩斑斕的織錦，在沙土掩蓋中格外醒目。「這些都是首次發現，所以有些特別。」隨後，這塊織錦隨着考古隊員的手輕輕移動，被一點點翻開，織錦不僅逐漸顯露出鮮艷的藍、白、紅、綠、黃花紋，一個個若隱若現的漢字也隨即映入大家的眼簾。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就此重現天日。



◆尼雅遺址出土的「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」錦被。

或為漢賜「精絕國」貴族之用

那麼這塊「五星錦」的墓主人究竟是誰呢？經過考古專家和紡織專家的分析，雖然先秦時期新疆地區就有了毛絨織物為原料的紡織手工業，但這塊織錦護臂則是由漢朝政府批准專設機構設計織造，後賜贈「精絕」王族之物。

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長于志勇認為，「五星錦」出土的尼雅遺址正是西漢時期精絕國所在。張騫「鑿空」西域之後，漢代中央政權就與西域諸國間「馳命走驛，不絕於時月；商胡販客，日款於塞下」，開啟了「絲綢之路」的輝煌歷程。一方面，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向西傳播，漢代中央政權與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往來更加直接。另一方面，西域文化也逐漸傳入中原。漢朝統一西域後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共同開拓遼闊的疆土，創造悠久的中國歷史，書寫燦爛的中華文化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。

于志勇亦認為，在古代中國，「觀星文、察地理」由皇家史官掌管，所以這件織錦護臂自然也是由皇家織造，被當作「信物」賜給了西域綠洲城郭古國「精絕」的王公貴族。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」織錦不僅彰顯了中國古人在觀天文、察地理、製絲綢等方面的成就，也實證了我國古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統治以及多民

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事實，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。

精絕國史料稀少

五年前曾在古絲綢之路部分地區進行考察的西安高校學者黨輝說，「西域三十六國是對分布在今天我國新疆及中亞部分地區境內36國的總稱，精絕國便是其中之一。」漢宣帝神爵二年（公元前60年）在烏壘城（今新疆輪台縣境內）設立西域都護府，正式在西域設官、駐軍、推行政令，開始行使國家主權，西域諸國自此受中央王朝管轄。

雖然因為絲綢之路，這裏曾繁盛一時，但在戰亂和生態惡化多重影響下，西域三十六國逐漸沒落，一些古國更是突然神秘消失，城市或荒蕪或被黃沙吞沒。據黨輝介紹，精絕國留存下的史料記載極少，目前可知精絕國當時居民約有四百八十戶，人口三千三百六十人。漢時的精絕，雖是彈丸之地，卻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，也是東西方文化交匯融合之處，商賈雲集，繁華富庶。然而幾百年後的唐朝，玄奘取經東歸路過此處，卻只見「澤地熱濕，難以履步，蘆草荒茂，無復途徑」，已不見往昔繁盛。史書中寥寥數筆，沒有明確記載精絕國到底何時消失，只留下莽莽黃沙和一個遙遠的傳說。